



中国学术对话丛书

荒林 翟振明 著

撩开你的面纱：女性主义与哲学的对话

Unveiling Your Face:
A Converging Dialogue
between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00

[illegible][illegible]

1000

Age Group	Percentage
18-24	~12%
25-34	~28%
35-44	~18%
45-54	~15%
55-64	~10%
65-74	~8%
75-84	~5%
85+	~2%

[illegible][illegible]



中国学术对话丛书

撩开你的面纱：女性主义与哲学的对话

Unveiling Your Face:

A Converging Dialogue
between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翟荒
振林
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撩开你的面纱:女性主义与哲学的对话/荒林,翟振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中国学术对话丛书)

ISBN 978-7-301-14121-2

I. 撩… II. ①荒… ②翟… III. 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946 号

书 名:撩开你的面纱:女性主义与哲学的对话

著作责任者:荒 林 翟振明 著

责任编辑:吴 敏 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121-2/B·074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46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1

话题一 婚姻制度 / 1

本话题探讨我们都关心的日常生活构成

婚姻是否是必须的

谁的婚姻

婚姻的利益

婚姻的改变

婚姻的未来

↑
2

话题二 独立思想的条件 / 19

本话题探讨女人们为何不能超离日常生活

思考是否是必须的

谁的思考

思考的价值

思考的条件

如何思考

← 3

话题三 欺骗话语 / 53

本话题探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弄虚作假

假话为什么是必须的

谁的假话

假话对男人和女人的价值

说真话的条件

如何理解欺骗话语在男女交往中的意味

Contents

目录

4+ 话题四 情色制度 / 117

本话题探讨生活中色情和情色的意义

情色为什么成为了制度

谁的色情

色情对男人和女人的引诱

情色的快乐和美感

色情和情色对于我们生活的介入有多深

5 话题五 权力制度 / 153

本话题探讨生活中权力的力量

权力是什么

男女在权力制度中的位置

强权和权利有什么关系

权力对男人和女人的引诱

分享权利的可能和意味

权力对于我们生活的介入有多深

6 话题六 女性主义策略 / 179

本话题探讨女性主义改变世界的策略

改变的哲学意味

男女在权力制度中的改变

男女在思想领域中的意味

男女之间的欣赏、爱、信任

女性主义作为爱的哲学的策略

Contents

目录

目录

1

Chapter 1 Marriage as an Institution / 1

Discussing our daily concerns about marriage

Why mandatory marriage

Who gets what in marriage

Utilities of marriage

Alternatives to marriage

Is there a future of marriage?

2

Chapter 2 The Precondition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 19

Why women are trapped in imposed ways of thinking

Why independent thinking is necessary

Who is thinking for whom

The value of autonomy in thinking

The precondition of free thinking

How to think out loud

3

Chapter 3 On Discourse of Deception / 53

Kinds of deception pervasive in our lives

Why lies are unavoidable

Who Lies for what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deceptive conduct in women and men

The precondition of honesty

Functions of deceptive discourse in sexual interactions

目录

Contents

4+ Chapter 4 Sexuality and Erotica / 117

*Significations of sexuality and erotica in
our lives*

Why Erotica is institutionalized

Whose erotica

Sexuality and seduction for men and women

The joy and aesthetics of erotica

The penetration of erotica and sexuality
into our lives

5 Chapter 5 The System of Power / 153

*Working mechanism of power in gender
formation*

What is power

Gender disparity in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ination
and rights

The seduction of men and women by power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rights

How much our lives are entangled in
power struggle

6 Chapter 6 The Feminist Strategies / 179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Feminist Agenda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notion of change

Relocating men and women in the
power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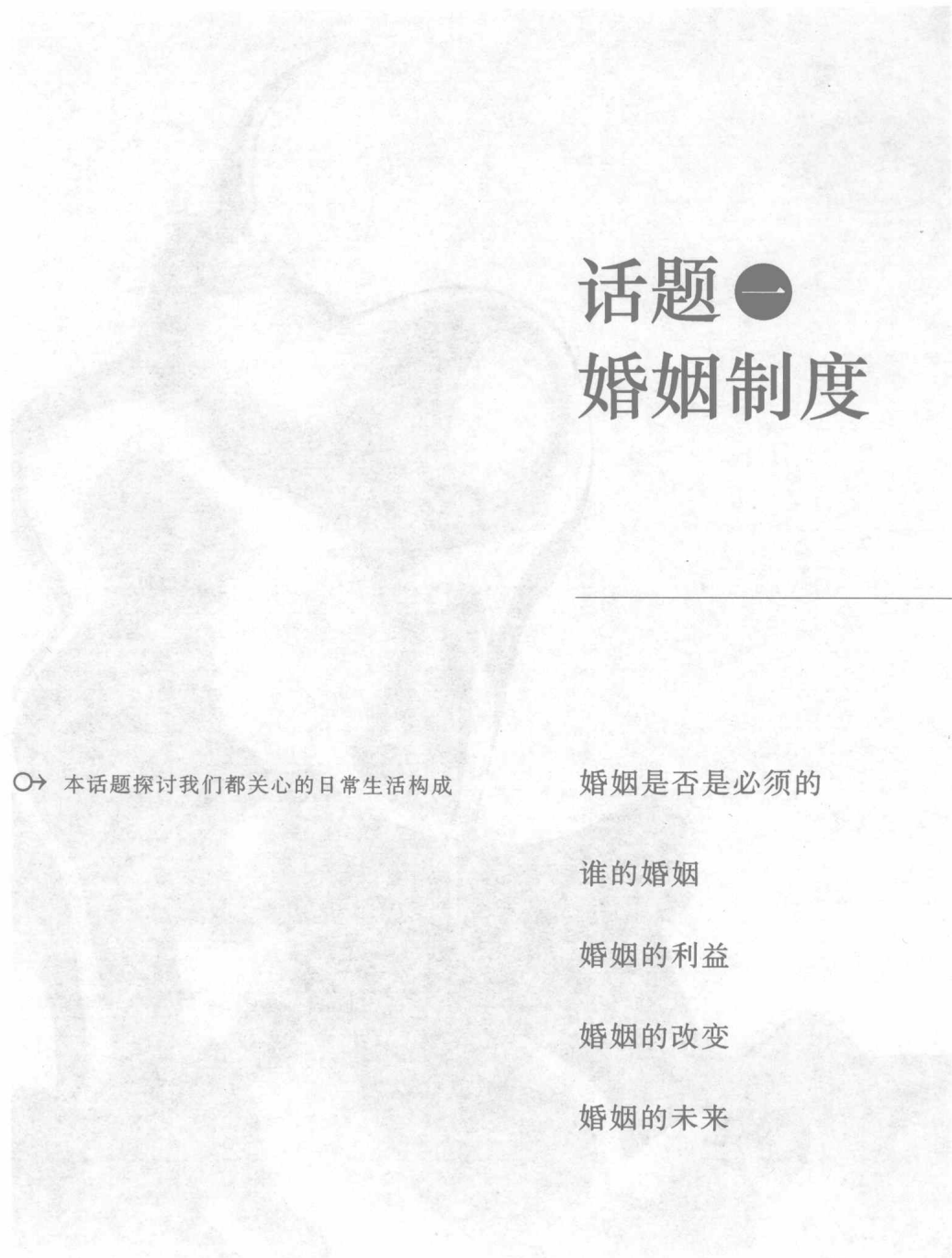
Women and men as equal free thinkers

Appreciation, love, and trust between
men and women

How Feminism proceeds as a philosophy
of love

目录

Contents



话题●一 婚姻制度

➞ 本话题探讨我们都关心的日常生活构成

婚姻是否是必须的

谁的婚姻

婚姻的利益

婚姻的改变

婚姻的未来



◎ | 婚姻制度
作者 翟振明

翟：讲到婚姻制度，大家都有很多感慨，并且无论是否为学界之人，都喜欢进行东西方对比。其实，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自内部的差别也很大，拿“东方”和“西方”一概而论，太过偏颇，所以我很少触及东西比较之类的话题。不过，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做些概括也还勉强可以接受吧。把“情色”、“欺骗”等比较刺激的话题留待后边，我先谈最简单的一个印象，那就是，美国人婚前的两性交往比较随意，在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我想这个大家都早有所闻吧。

荒：因为婚前交往比较随意，有了比较，结婚就是选择的结果。既是选择的结果，性生活就是自己认定了比较满意的吧，也许他们认为性生活质量对于婚姻比较重要？

翟：婚姻重要，但在性关系方面的能够自律，主要可能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守诺很重要。他们大多数人是觉得信守承诺本身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他们不少人结婚时都在教堂里宣过誓要彼此忠诚，所以不会轻易违背诺言。

荒：所以他们是神有信，而不是对人信。

翟：是对守诺本身，不一定是对神。他们中的无神论者，也比较信守诺言的。

荒：这在中国少有。旧式的中国婚姻制度是三妻四妾都接纳，没有一对一的诺言。只要求女人坚贞不渝，女人是必须守诺言的，不管发不发誓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的就是这种不对

美国人婚前的两性交往比较随意，在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主要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守诺很重要。他们大多数人是觉得信守承诺本身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

等的承诺。

翟：我不是西方人，但我是伦理学上的道义论者，相信遵守诺言是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尊重他人的关键，人因守信而升华。很多人以为能统治国家的人很伟大，但是如果做统治者要求你经常背信弃义的话，你立下的功劳再大，也不会使你成为伟人。就是因为这个，为了履行一个诺言，我一般会推开所有事情。除非有极其重要的突发情况让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否则一个小小的没什么后果的诺言我都会信守的。但是，守诺以承诺为先决条件，所以我不轻易承诺。我以前很不愿意结婚，就是不愿意建立一种不一定能守到底的契约。男女之间没有契约的亲密关系，就不必然就是责任关系。建立了责任才能负责任，所以不能说不结婚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的人。随便承诺但又轻易食言的人，才是真正的没有责任感的人。我们不要对婚姻制度有太强的先入之见，客观地看，婚姻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到底有何利弊，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在我看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婚姻的好处，而过低估计了它的负面因素。

不能说不结婚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的人。随便承诺但又轻易食言的人，才是真正的没有责任感的人。

婚姻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到底有何利弊，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人们过高估计了婚姻的好处，而过低估计了它的负面因素。

荒：你也是对婚姻制度有怀疑的人？

翟：如果是我来做定夺，我会仔细考虑是否可以有根本的改变。

荒：那你觉得最终是否要慢慢取消呢？

翟：是否应该取消我不敢说，但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倒是必要的。作为法律制度的婚姻，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社会管理者的管理需要，但是如果某种东西对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直接而重大的，就不能只是为了管理的方便来处置。管理是为了生活啊，如果以损害生活的主要内容来迁就管理的需要，这样的“管理”就误入歧途了。一般说来，你不能为了管理而影响最要紧的生活内容，不然就是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是人对自己的目的的否定，



是不自觉的出尔反尔、自我奴役，是制度性健忘症的主要症候。看似合理的目标，如果最终不能落实到生活内在价值的实现或维护上，都是不正当的目标。如果我们发现，有些社会政治目标的实现，不但无助于实现任何人的内在价值，而且倒过来要人们牺牲这些内在价值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一定是本末倒置的。在婚姻问题上，如果它只是一种法律制度，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制度是否会损害我们生活中的快乐、自由等内在价值。

荒：大多数人都认为婚姻是必须的方式、生活规则，一生中不得不做的事情，尤其是女性。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她会以为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制度已经让它变成最重要的吗？

翟：对，很多人没有超出制度来思考。不但不思考，还认为这是铁定的唯一的活法。

荒：人生阅历告诉我，绝大多数的女性都不会认为婚姻是生活之外的东西，她们只会认为它是生活的必备，它不能被超越。很多女性甚至把个人命运等同于婚姻好坏。中国文化中有女人嫁人好坏和命运厚薄之说。

翟：大多数男人也这么想啊。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过这里还有啥好想的。

荒：男人也这样吗？

翟：我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男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男人和女人一般是配对儿生活，这些与“工作”无关的想法，很多都是在闲暇的时候在家里议论时相互交流、相互加强的，因此，除非在以思想为业的人那里，男人和女人思想的边界不会相差很远。

荒：你看，大多数人不能反思制度。

翟：制度是有不同层次的。如果有些制度平时有过变动，人们就会想，再改变一下会不会更好些？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看不到什么变化，他还会想吗？大多数人不去想了。这也难怪，大部分

绝大多数的女性都不会认为婚姻是生活之外的东西，她们只会认为它是生活的必备，它不能被超越。

婚姻制度可说是最少变动的，因为它几乎像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知道自己对制度的影响力基本等于零，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都让人焦头烂额，所以思考制度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啊。

荒：制度有变动时，才有可能引起人的思考。可是婚姻制度可说是最少变动的，因为它几乎像人们的日常生活，周而复始，代代相传。但它也可说是最多变化的，因为总有人认为自己不幸，总在背叛婚姻，咒骂命运，想要有不同的生活。

翟：历史学家考察长久的社会变迁，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可能就更有机会被导向这种思考。

荒：那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认为和制度有关啊！？那他们不会认为是制度构成历史吗？

翟：他们会想，不同制度都是可能的，因为历史上就时时有制度的变迁。搞历史的不一定都是历史决定论者。

荒：可我相信很多人会超越历史来思考问题。会有很多人具有哲学思维。

翟：纯粹从历史概念来看，学习历史不必然导致对制度选择进行思考。他们如果只是被动的学者，就会觉得现实的制度问题他主宰不了，就可能会放弃对新制度选择问题的思考。

荒：人当然不能认为制度就是唯一的历史。但制度对历史有巨大的影响力。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中，人是制度的动物。这又要归结到，因为人是群处而非独处的动物。群处就会有约束，约束就会产生制度，但制度对人有好有坏，对各人的利益不一样。

翟：当然，有些历史学家会考察不同的婚姻制度，考察完了会进行对比。但是哲学家不管历史有过什么东西，没有过的东西他也会想，首先从逻辑的可能性方面想。

荒：也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这样啊。对婚姻制度否定、对婚姻

制度反思这一点,有的哲学家也没有做到。

翟:是的,因为哲学家经常思考更加抽象的问题,婚姻制度问题他们还顾不上。但是如果婚姻制度对他提出问题,他就一定会反思,不会把现成的人为的东西看作理所当然的。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工作的,不一定全是独立面对实质问题的哲学家,他可能只是解释和传授知识的学者。

荒:所有的领域都一样。反思问题的人一定是那个领域中最出色的人,但却不一定是那个领域认可的权威。我们继续回到婚姻制度的探讨。

可能我是一个从小对婚姻制度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对所有规范都比较怀疑。当我遇到别人说是必然的东西,我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我很想什么都试试,果然如此吗?希望得到不同的结论。在我看来,很多东西是可以探索和实验的。比如许多女性认“命运”。一个女人嫁给了某个人,那个人对她不好,我说那就离婚啊,她会说“不行啊,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从小听别人这么说,那时我就不明白这个“命”是什么?我天天都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算是我对婚姻制度思考的第一阶段。这是我作为一名女性,对自己怎样活下去,在世界上活着的状态的一种最初的思考。我周围的女人的生活令我不满意,我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所以长期以来,我在尝试过不同寻常的生活。这样逼我思考更多东西,也逼我面对更多东西。我要研究别人为什么会这样,而我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遇到过一个十分具体的事件,有一个妇女跟她丈夫的关系非常不好,她跳河自杀了好几次,但都被人救起了,他们居然一起活到了老,婚姻还是维持着。在我的成长经验中,他们打闹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明白,人为什么是这样活的?人为什么不改变?别人也问过这个女人,她的丈夫一辈子的工资有没

我周围的女人的生活令我不满意,我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样逼我思考更多东西,也逼我面对更多东西。

有给过她呢？她说，没有，她都没有得过他什么钱。这个女人是个缝纫师，自己养活自己。别人又问，现在都老了，他有没有财产让她去管理呢？有没有一起共用？她说，他也挺可怜的，她也不要他的钱。算了，一辈子都过去了，又不是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这个女人和男人的生活，对于我的成长就像一个事件，是我面对的一个完整的普通人的不愉快的中国婚姻模式。我要消化这个事情，拒绝不快乐记忆对于我的影响。其中还要消化大人们对于小孩子的我的教育：不要害怕他们打打闹闹，平平常常。打打闹闹，一辈子就过去了！大多数人不就是这种样子的吗！还有，少年夫妻老来伴，不打不闹不是夫妻，哪有不吵架的等等。我成长的过程，可说是拒绝这种生活模式，也拒绝这类解释模式的过程。我在心理上和人格上都盼望独立和尊严。我们现在这样来探讨婚姻制度，把人们的生活视作一个研究客体。客观地说，在这种婚姻制度中有些人适应有些人不适应，大多数人通过调整来适应，很多调整是可怕的经验。这对夫妻最后是适应了婚姻，但经历了可怕的经验。我们的理性会认为这种生活是太没质量了。而大多数人会认为维持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质量啊。我听说过这样的论调或者也是别人对于我的教诲。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记忆？你又是怎样跟生活去交流和对话？一个男性是怎样消化这样一些事情？我很明白，这种生活中的男性应该也非常不快乐，但那位先生没有过自杀举动，可以归因于他在工作，有很多交流对象，没有他的妻子那么压抑。

翟：如果有个女性是这样的，几乎就有个男性也是这样的。人们总强调婚姻制度的必然性，是“命”，但“命”的说法，不给人进一步解释的余地。这样是命，反过来的生活也是命，只要事情发生了，都是命，所以“命”的说法不能解释具体的事情为何如此。这样，人们就一定要找很多借口来，有一些附加的解释。比如用

在这种婚姻制度中有些人适应有些人不适应，大多数人通过调整来适应，很多调整是可怕的经验。

人们总强调婚姻制度的必然性，是“命”，但“命”的说法，不给人进一步解释的余地。



得最滥的是“传统”、“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之类的东西。

最可笑的对于婚姻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制是中国的传统。”这种说法是很滑稽的，因为一夫一妻制原来主要只是从罗马帝国那时传下来，后来大致在基督教文化的生活方式范围内固定下来的婚姻制度，在中国正式实行才几十年，所以不能说是中国的传统。你如果坚持认为一夫一妻制内的性生活才是正当的，别人就会说：你怎么那么传统、保守。其实这哪里是传统啊，是上世纪以来的新潮。如果你提倡或实践多配偶的生活方式，别人又会说：你怎么那么开放。其实，这哪是开放，是返古而已。所以，这些都是为婚姻制度找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认命，因为人们不愿意说这是偶然的，命运又没有方法可以检验，平时也没听到人有新建一个婚姻制度的说法。但是，其他婚姻制度当然是可能的。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只是五十几年前政府定下来的一个制度，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只是一种时髦。

一夫一妻制原来主要只是从罗马帝国那时传下来，后来大致在基督教文化的生活方式范围内固定下来的婚姻制度，在中国正式实行才几十年，所以不能说是中国的传统。

荒：在民国时期就相对稳定了。

翟：但是那时候没有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啊，民国时期只是有人提倡。成为法定的制度，是1949年以后的事。五六十年代，结婚证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盖着单位的公章。

荒：证明是制度，公章是显示。只有一种制度，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了。既然没有选择，人就会认为从来如此，只能如此了。

翟：婚姻制度这一类的东西，没有几百年上千年，根本就不能说是传统。而人们却最开始说是“命”，说不清楚就端出“传统”来。

荒：这么说来，大多数人都有自欺心理。

翟：是啊。“自欺”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那里是一个重要概念。人总是跳出自己，反看自己，人是无限分裂的，新我和原来的我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构成欺骗的关系。这些太深奥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有机会讨论《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时，再谈也